開放文學 -- 江湖俠義 -- 大明奇俠傳
第三回 雁都統城邊巡奸隱　刁國舅宮內討人情

詞曰：　　交好相逢情重。冤家見面眼紅。偏偏窄路兩相逢， 結下冤仇萬種。
目下難分強弱，到頭自辨雌雄。人容到底鬼難容．費盡機謀何用。
右調（西江月）

話說那雲太師見人闖席而來，抬頭一看，卻原來是刁國舅。你道這刁國舅怎生得進來？若還走大門來，就要幾番通稟，費多少事，方能得進來。只因他為人不端，在府中吃了酒，推著看燈踱月，出來看人家婦女，所以他也不用執事，只自己單人獨馬，帶了幾員家將，在外亂闖。那晚偶走後街雲府花園經過，忽然風送一陣梅花香味，撲在臉上，他便乘著酒興， 下馬尋梅閒步。這相府的花園，豈無人看守？只因燈節下，府中有丫鬟來來往往，在門口看燈，門卻沒有關，看園的老兒只道是家裡人行走，也不來問，故而刁國舅推門直入，順著梅花路徑一直走上來，卻撞著太師宴客．太師道：「不知賢侯到此，老夫失迎了。請坐飲一杯，何如？」那文正、鍾佩都立起身來了．那刁國舅不論好歹，便醉醺醺的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倒……倒是要擾的。」便向首席上一坐，道：「諸公請坐。」左右添上了杯箸．三人只得坐下．雲太師見他占了首席，心中不悅，便向文、鍾二人丟了眼色道：「倒得罪了。」二人笑道：「豈敢。」那個刁發聽見道：「老……老太師說什麼？」大師道：「老夫說，我吃醉了。」刁發道：「再吃幾……吃幾杯。」三人見他醉了，胡亂吃幾杯各散，鍾、文二人起身告退。刁發見了道：「鍾……鍾先生回府，我奉陪。」說罷起身，一同走出。太師送出宅門，一躬而別。

不表文、鍾二人各回，單言刁國舅出了大門，找到後門，家將備馬，走皇城邊小路看堂客去。一走走到巷口，見一簇婦女在巷口看燈，內有一個□七八歲的女子，生得齊整。刁國舅一見，動了淫心，使向家將道：「乘空人鬧，代我搶回去，有賞。」正是：只因一點淫心動，惹動風波鬧不清。

那些家將俱各各答應，暗中會意。卻好是一起花燈經過，那家將乘人鬧中，趲進去將那女子背著就跑。刁發一見大喜，打著馬斷後。那些婦女見搶了人去，一齊哭喊起來道：「不好了，搶了人去了！」內有一人眼快，趲將去奪，被刁國舅大喝道：「擠什麼！」家將向前一腳，將那人踢倒：「刁千歲在此，你敢闖道麼！」刁發乘勢將馬一磕，跟 著那搶女子的家人走了。正是：鬧裡逞凶搶婦女，人心王法盡難容。

那人爬起，只見刁發轉彎抹角．早已去遠，趕也無用．只得同他那些婦女哭回去。想喊冤不表。且言那員家將背著女子，轉了兩個彎子，抄出城腳．往侯府而走。正走得著緊，忽見來了一位官兒，前面兩隊槍棍，幾匹馬，幾對燈籠，吆喝而來。家將吃了一驚，回頭就走。你道那官是誰？乃是九門提督，副堂都統雁翎。他坐在馬上，看見來人有些鬼頭鬼腦的，肩上又像有東西．雁翎只認做是賊，見他回頭就走，越發疑心，便問：「前面是什麼人？」那些衙役便喝道：「吠！站著，老爺問話呢!」那刁家家將著了慌，只顧跑．不防那女子在身上，見有官來，便大叫「救命！」雁翎聽見．喝聲：「與我拿下！」左右一齊上前，將他捉住道：「老爺在此，還走到那裡去！」那家得大喝道：「我是刁侯府中的，誰敢拿我？」雁翎大怒，喝道：「掌嘴！」左右上前．一連打了□幾個嘴巴，打完吩咐押著。便問那女子道：「你是何人，因何如此？」那女子哭道：「爺爺聽稟：小女子姓紅，父名紅光，是本城良民。因在門口看燈．不想遇這光棍，把我背著就走。望老爺救命！」雁翎聽了，大怒道：「有這等事！待我回衙嚴訊。」

左右答應。將二人帶了，方欲動步．只見對面來了幾隊家將，四五匹馬，吆喝而來。乃是國舅恐家將有失，跟來暗護。千巧萬巧，恰恰撞到雁翎。刁府家將喝道：「來者是何官，還不下馬避道麼？」雁翎不知是誰，將馬朝下首邊一帶。那知搶人的家將認得是主人到了，在後面喊道：「千歲救人！」那刁發見家將被他捉住，便問：「是那位官兒？」雁翎道：「是俺老雁。」刁發道：「不知因何得罪了都統？也該知照本侯，為甚就拿了？」雁翎道：「黑夜搶人，該當何罪，還要知照麼？」刁發道：「哎，老雁，什麼搶人不搶人，看我分上，放了罷。」雁翎也不睬他，喝聲：「走！」打馬而去。刁發大怒，罵道：「好大膽的狗官，敢拿我的家將！」叫左右：「與我打這狗官，奪下人來，有話明日再講！」眾家將聽了，一齊上前動手搶人，個個都有些武藝，雁翎的衙役敵不住，早打倒了兩個。雁翎見了，心中大怒，跳下馬來，大喝一聲，手一起處，打倒刁家七八個家將。刁發大發雷霆，親自來奪，被雁翎一個巴掌，打得他鼻中流血，一跤跌倒。眾人來救，皆被打倒。刁發見不是來頭，便叫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好打！好打！明日和你談心。」上馬去了。雁翎也不追趕，原帶人犯，打道回衙去了不表。

再言那紅光老夫婦二人，聽說女兒不見了，一齊大哭。哭了一會，同兩個兒子到順天府喊冤。一路哭哭啼啼．口叫冤枉，奔府衙前而來。正往前走，只見來了四對燈籠，兩乘大轎，跟了□數個家人，緩緩而來。你道是誰？乃是鍾佩和文正，從相府飲宴方回。見有人喊冤，便問何事。那紅光夫婦跪下，將不見了女兒之事訴了一遍。鍾佩大怒道：「竟有這等事，這還了得！」遂吩咐道：「你寫兩紙狀子來，順天府內一紙，倘若不准，本侍郎代你做主。」說罷，紅光叩首，到府裡去了。鍾佩、文正打道而回．不表。

再言那刁國舅酒都打醒了，跑回府中，即命幾個家人到雁府並各衙門打探消息，按下不表。且言那雁都統回至衙門中，也不停留，即刻坐大堂，傳齊三班，點起燈火，將紅氏女子和刁府家將帶到丹墀跪下。雁爺問道：「你為何仗主行兇，連夜搶良家婦女？從實招來！」那家將道：「此乃是家主所命，不干我事。你敢拿人，敢拿刁侯來審便了！」正是：豪奴仗主行兇事，犯到公堂猶恃強。那雁爺一聽大怒，把驚堂一拍，罵道：「把你這大膽的奴才！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難道你主人犯法，我就拿問不得麼？」喝聲「打」，就連籤筒往下一撂，左右吆喝一聲，擁上八個弓兵。那武職打人，□分利害：先把那人剝得赤條條的，背捆起來，朝下一摜，左右捺著兩頭，五花棍拄下直砍，好不沉重。打到二□多棍上．只見血流滿地，肉綻皮開。那人喊道：「爺爺，看家爺分上饒我罷。」雁爺冷笑道：「借你這奴才的狗腿，打你主人的臉面！」又打幾棍，那人早昏死在地，喊不出聲了。雁爺吩咐：「送至順天府監中明日提審。紅氏女子著他父母領回，明月到案對審。」吩咐一聲，退堂入內。那幾個弓兵將那家將抬出衙門．即向府衙而來。此時已三更盡天，不一時到得府中，只見順天府正坐穿堂，在那裡接了紅家喊冤的狀子．審問口供，卻好雁府弓兵到了，呈上簽押，交代犯人。那順天府看了文書籤押．問到弓兵備細，吃了一驚。心中想道：「這樁事非同小可：刁國舅和雁都統俱不是好惹的，且黑夜搶人，有關本府地方的干係，若審實了，刁侯見罪。若審虛了，都統不依，不若含糊收了，連夜通詳各憲，會審便了。」遂將來犯收監，批了回文，略問幾句，退堂出詳。命紅老領回女兒，準備次日候審。那些街坊百姓，沸沸揚揚，四路都曉得刁府搶人，個個傳說，不表。

再言刁府家將在外打聽得這個消息，忙忙回府，來到書房，把上項的事一五一□，從頭至尾細細訴了一遍，刁侯大驚。正是：魂飛楚岫三千里，魄繞巫山□二峰。

那刁發想了一會，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只得到妹子宮中去走一遭。」遂連夜寫了三封書子，挑了六千兩銀子，先到那九門提督正都統王爺、刑部大堂張老爺、按察司陳老爺三處安根，然後自己裝作受傷模樣，到西宮哭訴。足足忙了一夜，準備停當，只等天明行事，不表。

再言次日天明，順天府做成了幾道詳文，到各憲通報。先是刑部大堂張賓，接到詳文一看，道：「怎麼國舅做出這樣事來！」正在躊躇，卻好刁府家將呈上書子、銀兩。張賓一看，想道：「他是當朝國舅，如何不想與他交好？只是那老雁末必干休。也罷，不免待我先將人犯提來，緩他一步，再為調處便了。」想罷，便收了銀、信，取令箭一枝，著旗牌官來到順天府，將人犯提來，午堂候審。那旗牌官領令上馬去了，不表．且言刁發次日五鼓在皇門官那裡遞了病呈，並不早朝，卻自己乘小轎，帶了五百兩蒜頭

金，來到後宰門。那守門的太監平日是和刁國舅相好的，一見了便道：「請。」引他進內。又把那五百兩金子分散眾人道：「恐以後出入，望其方便。。遂引他入宮。那太監跪下稟道：「有國舅大人在此候旨。」刁后見是哥哥來了，便命召見。刁發進了西宮，先行了君臣之禮，然後兄妹相見。刁后道：「哥哥來此何幹？」刁安將上項事訴了一遍，「要求賢妹保全身家。」刁后道：「這個無妨，等我降密旨一道，你到三法司那裡候他審奏便了。皇上回宮，奴自面奏。你回去裝病在家，只說被雁翎打傷，奴自有法。」刁發聽了，心中大悅，辭了妹子，仍乘小轎從後宰門而回。

事有湊巧，正遇百官朝散，不想頂頭撞見鍾佩的轎子．避之不及，只得下轎，道：「鍾先生請了。」鍾佩見他這般光景，心中疑惑，便道：「千歲從那裡來？卑職失迴避了。」刁發含糊應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請了．請了。」遂上轎各回。

且言皇上朝散回宮，刁后接駕已畢，遂哭奏道：「妾兄昨日看燈，不想家將闖了雁翎的道，連妾兄被他打傷，要求萬歲正法。」皇上大怒，即刻降旨：「著校尉速拿雁翎，三法司議奏。」正是：攪亂部案三司，驚動朝堂六部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